

空心村背景下农村留守老人养老困境及社会工作介入路径研究

朱雪颜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3日

摘要

城镇化快速推进导致农村空心化加剧, 留守老人养老问题已成为乡村振兴进程中亟待破解的核心民生议题。本文以社会支持理论为分析框架, 立足我国农村专业社工人才供给不足的现实约束, 深入剖析空心村留守老人社会支持网络的断裂逻辑与互动机制。研究发现, 空心村留守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呈现系统性脆弱特征: 家庭支持断裂、邻里互助萎缩、正式支持缺位形成连锁传导效应, 情感、工具、信息、评价四类支持相互作用并共同恶化。基于支持网络的互动替代逻辑, 本文提出适配本土人才条件的三级社会工作介入路径: 微观层面以个案管理打通正式资源落地链路、修复家庭支持功能; 中观层面以小组工作激活邻里互助网络、构建家庭支持替代防线; 宏观层面以社区营造整合多元资源、建立多主体联动机制。社会工作介入的核心在于以轻量化模式激活和重构留守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 实现从被动受助到互助共助的转变。

关键词

空心村, 农村留守老人, 养老困境, 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工作介入, 人才约束

A Study on the Old-Age Care Dilemmas of Rural Left-Behind Elderly and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Paths in the Context of Hollowed-Out Villages

Xueyan Zhu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June 7, 2026; accepted: October 13,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3, 2026

Abstract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has intensified rural hollowing-out, and the old-age care problem of rural left-behind elderly has become a core livelihood issue to be solved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social support theory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based on the realistic constraint of insufficient supply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ers in rural China,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fracture logic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the social support network of left-behind elderly in hollowed-out villag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of left-behind elderly in hollowed-out villages exhibit systemic vulnerability: the fracture of family support, the atrophy of neighborhood mutual aid, and the absence of formal support form a chain conduction effect, and the four types of support (emotional, instrumental, informational, and appraisal) interact and deteriorate together.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and substitution logic of support networks, this paper proposes a three-tiered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path adapted to local talent conditions: at the micro level, case management is used to open up the landing chain of formal resources and restore family support functions; at the meso level, group work is used to activate the neighborhood mutual aid network and build an alternative line of defense for family support; at the macro level, community building is used to integrate diverse resources and establish a multi-subject linkage mechanism. The core of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lies in activat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of left-behind elderly with a lightweight model, thereby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assive recipients of assistance to active participants in mutual aid and collective support.

Keywords

Hollowed-Out Villages, Rural Left-Behind Elderly, Old-Age Care Dilemmas, Social Support Theory,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Talent Constrain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问题提出与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从 1978 年的 17.9%¹提升至 2025 年的 67.9%²。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催生了大范围的农村空心化现象：不仅表现为农房空置、土地撂荒的空间衰败，更伴随着产业凋敝、公共生活消解的社会空心化。

伴随村庄空心化的是农村老龄化的加速深化。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 60 岁及以上人口规模达 1.21 亿，占农村总人口的 23.81%，较城镇高出 7.99 个百分点³，呈现“速度快、程度深、空巢化”的显著特征。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我国农村逐步形成规模约 5000 万人的留守老人群体⁴，空巢独居留守老人占比较高，留守老人慢性病患率与失能半失能比例均处于较高水平。这一庞大群体的养老保障，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的底色与共同富裕的成色。

现有研究已从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维度充分揭示了农村留守老人的生存困境，但整体

¹<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11/html/B0103C.HTM>

²https://www.stats.gov.cn/sj/zxfbhjd/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³<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4/1019/c40531-40342701.html>

⁴https://m.cnr.cn/news/20170629/t20170629_523824084.html

仍存在三方面明显局限：一是多停留在问题现象层面的归纳，尚未形成以成熟理论为支撑的系统化、多层次社工干预框架，介入路径的理论逻辑有待闭环；二是普遍未将农村专业社工人才供给约束作为方案设计的现实前提，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介入方案在偏远空心村的落地可行性；三是对社会支持理论的应用偏于静态分类，对支持主体与支持类型间的互动替代、连锁传导机制挖掘不足。

基于此，本文以 House 的社会支持四维框架为核心分析工具，将农村专业人才供给约束作为前置性现实前提，系统剖析空心村留守老人社会支持网络的断裂机制与互动规律，在此基础上构建兼具理论系统性与实践可行性的三级社会工作介入路径，以期在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服务体系构建提供理论参考与可落地的实践方案。

2.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2.1. 空心村与留守老人养老研究

学界对空心村的研究经历了从地理学空间描述到社会学机制分析的深化过程。早期研究侧重于人口外流导致的房屋空置和土地撂荒等空间形态特征[1]，后续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空心化村庄“人口外流-房屋空置-产业萎缩-公共服务退化”的演化连锁逻辑，阐明了村庄发展恶性循环的动力机制[2]。周祝平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与老龄化形成叠加效应，对留守老人群体构成严峻挑战，推动农村养老问题从家庭私域走向公共议题[3]。

留守老人养老困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维度。杜鹏等早在 2004 年的研究就已发现，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均产生显著负面影响[4]。经济供养层面，留守老人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和自我劳动，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子女外出务工虽提高了经济支持能力，但供养水平普遍偏低[5]。生活照料层面，子女外出导致照料责任向留守配偶和未外出子女转移，加重了现有照料者的负担，疾病照料缺失问题尤其严重[6]。贺雪峰从代际关系视角分析指出，现代性冲击下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动，资源分配呈现“恩往下流”趋势，老人在家庭资源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7]。精神慰藉层面，留守老人普遍面临孤独感、无用感和社交萎缩等问题，精神需求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需要从精神扶贫视角重构养老支持体系[8]。

整体来看，现有研究已清晰描绘了空心村留守老人的养老困境图景，但对困境背后的网络机制分析仍显不足，尤其缺少从支持系统互动视角出发的系统性解释。

2.2. 社会支持理论及其农村养老应用

社会支持理论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健康心理学研究。Cobb 将社会支持界定为使个体相信自己被关心、被爱、被尊重，并属于一个相互义务网络的信息，强调社会支持对个体应对生活压力的保护性作用[9]。House 进一步将社会支持划分为情感支持、工具支持、信息支持和评价支持四种类型，为分析个体社会网络的功能提供了操作性框架[10]。

在国内农村养老研究中，社会支持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分析留守老人的支持网络结构。董梅艳指出，农村空巢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少而弱，需要从修复和强化社会支持网络入手解决养老困境[11]。代丽虹通过对不同地区农村社区的比较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的自我养老能力与其社会支持网络的密度和强度密切相关[12]。这意味着，留守老人的养老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个体或家庭的失败，而应被理解为社会支持网络在结构转型中的断裂与重组问题。

但现有应用多停留在“困境分类对应支持类型缺失”的层面，属于静态的标签化匹配，较少深入探讨：当某一类支持主体(如家庭)功能弱化时，其他支持主体(如邻里、政府)能否替代、如何替代、替代边界在哪里；四类支持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形成传导效应。这种浅层应用限制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价值。

2.3.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养老研究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养老的研究近年来逐渐丰富。王思斌提出,农村社会工作具有综合性特征,应当立足乡村社会基础,整合正式与非正式资源,构建大农村社会工作格局[13]。张和清强调,农村社会工作应超越问题视角,从优势视角和资产本位出发,激活农村社区的内生力量[14]。贺雪峰从农村互助养老的视角指出,中国农村养老的出路在于发展依托村庄熟人社会和家庭养老的互助养老模式,通过志愿服务、低偿服务和时间银行等技术手段,实现低成本、高质量的养老[15]。

现有研究为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养老提供了多元思路,但仍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多数方案默认专业社工可充分下沉到村,未将人才供给约束作为方案设计的前提条件,导致偏远空心村难以复制推广;二是介入策略多分散在单一层面,缺少微观-中观-宏观贯通的系统框架,难以形成支持网络修复的整体合力。

2.4. 研究评述与本文切入点

综上,现有研究仍有拓展空间。本文核心切入点为三方面:一是深化社会支持理论应用,从静态分类转向机制分析,揭示支持主体替代关系与支持类型传导效应;二是将农村专业社工人才匮乏作为现实前提,设计轻量化可落地的介入模式;三是构建微观-中观-宏观三级介入路径,形成个体修复-网络重建-体系完善的逻辑链条,弥补研究的系统性缺陷。

3. 空心村留守老人养老困境的社会支持分析

3.1. 空心化对社会支持网络的结构性冲击

空心村的社会支持网络面临着比传统农村更为剧烈的结构性冲击,其本质是传统农村支持体系的存在基础被逐步瓦解。传统农村社会支持体系以家庭为核心、邻里为补充、乡土伦理为纽带,其运行依赖三个基础条件:代际同居或邻近居住的空间格局、农业生产协作的现实需求、高频面对面交往的公共生活。

空心化从三个维度同时瓦解了这些基础:一是代际空间分离使家庭养老功能虚化,子女常年在外出,物理距离直接转化为照料距离与情感距离;二是农业规模化经营或土地撂荒使邻里互助失去了生产协作的现实抓手,传统“插秧割稻互相帮”的互助场景大幅减少;三是常住人口锐减使村庄公共生活趋于沉寂,日常交往的频次与深度同步下降。多项村庄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农房空置率差异显著,部分村庄空置率超过30%⁵,空间空置背后是社会关系的稀疏化,最终直接导致留守老人社会支持网络的系统性脆弱。

3.2. 支持主体的连锁断裂:家庭-邻里-正式的重重失守

家庭是农村养老的核心支持主体,也是空心化冲击的首当其冲者。子女外出务工导致代际空间分离,传统“养儿防老”模式遭遇现实挑战。工具支持层面,子女无法提供日常起居照料与疾病照护,留守老人遇到突发疾病、体力劳动等场景时,直接面临照料真空,子女年均回家次数有限,照料缺口巨大。情感支持层面,虽然手机普及使电话、视频联系成为常态,但子女忙于生计,联系频率普遍偏低,且通话多为“报平安”式的浅层问候,难以提供深度情感慰藉。更值得关注的是“反向支持现象”:贺雪峰所描述的代际关系重心下移在空心村表现明显,老人不仅难以获得子女的经济反哺,反而需要承担照料孙辈、看守房屋等责任[7],进一步消耗自身养老资源。家庭支持作为第一道防线的断裂,是留守老人养老困境的起点。

⁵<https://m.jiemian.com/article/3085372.html>

在传统农村社会，邻里是家庭支持之外的第一道补充防线，承担着生产互助、生活照料、应急响应等多重功能。但在空心村，邻里互助网络出现显著萎缩：一方面，年轻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守群体以高龄老人为主，受身体条件限制，难以提供实质性的工具支持，互助多停留在串门聊天的情感层面；另一方面，居住分散化与生产协作的消失，使邻里互动失去了天然的场景纽带，“各家管各家”成为常态。从支持替代的视角看，邻里支持本应在家庭支持断裂时发挥补位作用，但空心化导致邻里网络自身也在弱化，无法承接家庭支持退出后的缺口，形成了“第一道防线破了，第二道防线也守不住”的连锁效应，老人突发疾病等场景下的风险极易扩大。

正式支持本应是社会支持网络的最后一道兜底防线，但在空心村场景中呈现明显的缺位特征，难以有效填补家庭与邻里支持的双重缺口。经济保障水平偏低，2025 年全国城乡居民月均养老金约为 287 元⁶，仅能覆盖最基础的口粮开支，无法应对疾病、护理等大额支出，与城镇职工养老金差距显著，保障力度十分有限。信息支持严重不足，留守老人普遍对养老政策、医保报销、法律援助等信息了解有限，村委会因人手不足难以开展入户宣讲，信息不对称导致大量政策资源闲置，符合条件的老人却无法享受。正式支持的缺位使留守老人失去了最后的保障依托，最终只能转向自我养老，约六成以上的留守老人仍需从事农业劳动维持生计，很多老人因体力不支陷入“种不动地、请不起工”的困境，本质上是支持网络断裂后的风险向个体转嫁^[3]。

3.3. 支持类型的传导效应：四类支持的联动恶化

社会支持的四个维度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形成传导链条，某一类支持的缺失会引发其他支持的同步恶化，这也是留守老人困境不断加深的内在机制。第一，工具支持不足会加剧情感支持缺失。当老人长期面临看病难、干活难、无人照料的现实困境时，容易产生无助感与无用感，进而陷入情绪低落与孤独状态；而孤独情绪又会削弱老人的社交意愿，进一步压缩情感支持的来源，形成恶性循环。第二，信息支持缺失会放大工具支持缺口。很多老人不了解医保报销流程、高龄津贴政策、慢性病管理服务，即使正式制度层面有相应支持，也无法实际获得，导致工具支持的缺口被人为放大。这种“有政策、无落地”的现象，本质是信息支持不足阻断了正式工具支持的传递链路。第三，评价支持缺失会削弱主动求助意愿。评价支持关乎个体对自身价值的认知。很多留守老人受传统观念影响，认为“老了没用了”“麻烦子女是拖累”，对自身价值持负面评价，因此会主动减少向子女、邻里求助的行为，甚至刻意隐瞒身体状况与生活困难。这种主动退缩会进一步导致整个支持网络的收缩，使困境更难被发现与干预。

4. 社会工作介入路径设计

介入路径的设计必须直面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现实基础：截至 2022 年，全国虽已建成 2.1 万余个乡镇(街道)社工站，配备 5.3 万余名驻站社工⁷，但社工站主要设置于乡镇层级，服务辐射范围广，在偏远空心村难以实现社工专人常驻。专业社工人才总量不足、分布不均，是不可回避的现实约束。

因此，本文的介入路径不以“专业社工全员驻村”为预设，而是构建“乡镇社工站为专业枢纽 + 村级本土骨干为服务末梢 + 轻量化服务为核心形态”的模式：专业社工承担统筹、督导、专业干预与资源链接职能，培育村内低龄健康老人、村两委成员、志愿者作为本土服务力量，承担日常探访、互助组织运营等基础性工作，既保障服务的专业性，又适配农村的人才供给现状，实现低成本、可持续运行。

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断裂机制，本文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设计介入路径，分别对应家庭支持修复、邻里网络重建、多元资源整合三个目标，最终实现支持网络的整体重构。

⁶http://m.ce.cn/bwzg/202603/t20260323_2847649.shtml

⁷<http://gongyishibao.com/html/shenghuigongzuo/2022/07/21800.html>

4.1. 微观层面：个案管理修复家庭支持，打通正式资源落地链路

微观介入以个体与家庭为单位，核心目标是修复家庭支持的核心功能，同时打通正式支持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让制度资源真正抵达有需要的老人，实现正式支持对家庭支持的有效补位。

首先是精准需求评估与资源代办服务。由乡镇社工定期对辖区内空心村留守老人开展入户摸排，系统评估老人的经济状况、健康水平、居住条件、子女联系情况与服务需求，建立“一人一档”动态管理。针对文化程度低、行动不便的老人，社工与本土骨干承担代办职能，协助申请低保、高龄津贴、残疾人两项补贴、慢性病报销等政策福利，链接村医、乡镇卫生院等医疗资源。

这一环节直接弥补信息支持与工具支持的双重缺口：通过主动上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代办降低制度准入门槛，让正式支持从“纸面政策”转化为老人实际可获得的资源。

其次是代际沟通调适与家庭关系修复。针对代际沟通浅层化、情感支持不足的问题，社工借助视频通话等技术手段，促进外出子女与留守父母的深度沟通。一方面向子女客观传递老人的真实健康状况与情感需求，引导其从单纯经济供养转向兼顾情感关怀的综合支持；另一方面帮助老人建立理性的代际关系认知，理解子女外出务工的结构性约束，减少因期望落差导致的负面情绪。

对于存在代际矛盾的家庭，社工通过家庭个案工作疏导情绪、厘清责任，重建家庭内部的支持共识，修复家庭支持的情感基础。

此外是常态化心理陪伴与危机干预。对于长期独居、情绪低落的老人，由本土骨干开展定期日常探访，提供情感陪伴与倾听服务；社工则重点针对存在抑郁倾向、遭遇重大变故的老人开展专业心理干预，及时链接乡镇卫生院或县级医疗机构的心理健康资源，协助其获得专业干预。这种“本土日常陪伴 + 社工专业干预”的分层模式，既弥补了家庭情感支持的缺位，又控制了专业人力成本。

4.2. 中观层面：小组工作重建邻里互助，构建家庭支持替代防线

中观介入以群体与邻里网络为单位，核心目标是激活村庄内生的互助潜力，重建邻里互助网络，使其承担部分原本由家庭提供的工具支持与情感支持功能，形成家庭支持之外的可靠替代防线。

一是构建互助养老结对帮扶机制。按照“居住邻近、关系熟络、能力互补”的原则，将3至5户留守老人结成互助单元，建立日常化的结对帮扶机制。互助内容涵盖三类：一是生活照料类，如代买日用品、代取药品、陪同就医；二是紧急响应类，如突发疾病、意外摔倒时的呼叫求助与临时陪护；三是生产协助类，如农忙时节的临时帮工。

小组初期由社工负责组织动员、制定互助规则、开展应急技能培训；待小组形成内生秩序与自主运行能力后，社工逐步退出，转为定期督导。此种模式并非构建正式制度，而是对传统农村“搭把手”互助伦理的激活与再造，无需持续投入专业人力，就能有效填补家庭工具支持的缺口。

二是拓展公共交往的社交支持空间。利用村口大树下、小卖部、文化礼堂等老人自然聚集的公共空间，将零散的日常交往转化为定期的群体互动。活动以闲聊、棋牌、看电视等低门槛形式为主，降低老人的参与压力；社工顺势嵌入政策宣讲、防诈骗知识、健康科普等内容，在轻松的社交场景中传递信息支持。

稳定的社交互动能够让老人获得归属感与认同感，有效缓解孤独感，补充情感支持；同时常态化的聚集也能及时发现老人的异常状况，起到风险预警作用。

三是通过生产性活动重塑价值评价支持。组织留守老人参与其熟悉的手工艺制作、传统食品加工、村庄公共事务协助等生产性活动，例如竹编、腌菜制作、红白喜事帮工等。这类活动有两重价值：一是让老人在劳动中确认自身价值，实现从“被照顾者”到“有贡献者”的角色转换，获得积极的评价支持；

二是在共同劳动中自然重建邻里情感联结，深化互助网络。

4.3. 宏观层面：社区营造整合多元资源，建立多主体联动机制

宏观介入以村庄整体为单位，核心目标是整合正式与非正式资源，改善村庄养老服务的整体生态，构建“家庭－邻里－政府－社会”多主体联动的可持续养老支持体系。

社工首先要推动村级养老服务阵地建设，协助村委会向乡镇政府、民政部门争取项目与资金，利用村内闲置校舍、旧村委会等公共空间，改造建设村级老年活动室，配备基本的休憩、娱乐设施，为老人提供固定的公共活动场所。针对偏远空心村交通不便的特点，推动“流动服务”模式落地，协调乡镇卫生院定期入村巡诊、引入流动便民服务，将正式服务资源主动送到老人身边，提升正式支持的可及性。

同时要培育村级互助组织与本土人才，借鉴贺雪峰关于农村互助养老的研究成果^[15]，协助成立村级老年协会或互助服务队，建立“低龄帮高龄、健康帮失能”的结对帮扶机制，形成代际互惠的村内互助格局。同步开展本土人才培育，对村两委成员、低龄老人骨干进行基础社会工作技能培训，使其掌握基本的探访技巧、危机识别、政策宣讲能力，成为村庄养老服务的核心骨干力量。此外，社工可链接高校暑期实践团队、公益组织项目、企业捐赠等外部资源，为村庄注入临时性人力与物资支持，弥补本土专业能力的不足。

在政策与信息层面，社工将留守老人反映集中的共性问题整理为具体政策建议，通过正规渠道向基层政府与相关部门反馈，推动政策优化；同时充当“政策翻译者”与代办员，将复杂政策条文转化为老人易懂的内容，通过村级广播、入户讲解等传统渠道传递信息，降低制度落地门槛。针对留守老人数字鸿沟问题实行分层推进，对有学习意愿与基础能力的老人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对数字能力较弱的高龄老人保留线下办事、人工代办等传统渠道，避免数字化加剧服务排斥，保障信息公平。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社会支持理论为分析框架，立足农村专业社工人才不足的现实约束，系统分析了空心村留守老人的养老困境机制，并构建了三级社会工作介入路径，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空心村留守老人的养老困境本质是社会支持网络的系统性断裂。从支持主体看，家庭核心支持断裂、邻里补充支持萎缩、正式兜底支持缺位，三道防线形成连锁失守；从支持类型看，情感、工具、信息、评价四类支持相互传导、共同恶化，放大了困境的严重程度。困境的生成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整个支持网络的系统性失效。第二，社会支持网络内部存在复杂的互动与替代机制。家庭、邻里、正式支持三道防线具有依次补位的关系，当家庭支持失效时，邻里支持应发挥替代作用，正式支持则承担最终兜底责任；四类支持之间也存在传导效应，某一类支持的缺失会引发连锁反应。介入不能只针对单一问题修补，必须着眼于网络整体的修复与激活。第三，社会工作介入必须立足本土人才约束，走轻量化、本土化路径。不能预设专业社工全员驻村的理想条件，而应构建“乡镇社工专业督导＋本土骨干落地执行”的模式，通过激活村庄内生互助潜力，以低成本实现支持网络的重构。微观个案管理、中观小组工作、宏观社区营造三级路径相互配合，可形成从个体修复到网络重建再到体系完善的完整合力，最终实现留守老人从被动受助到互助共助的转变。

5.2. 讨论与展望

需要客观认识社会工作介入的边界与局限。社会工作既不能替代家庭养老的主体责任，也不能替代政府保障的兜底职能，其核心价值在于充当纽带与催化剂——打通正式资源落地的堵点，激活邻里互助

的内生潜力,修复断裂的社会联结。在偏远空心村资源匮乏、人才不足的条件下,这种“补位不越位”的定位尤为重要。王思斌所强调的大农村社会工作理念也提醒我们,农村社会工作需要超越个案技术,着眼于乡村社会基础的再生产[13]。

同时也要看到,空心村养老困境的根本破解,最终有赖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入推进:通过产业振兴吸引部分劳动力回流,从源头缓解家庭支持的空间分离;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农村养老保障水平,强化正式支持的兜底能力;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强老人的自我养老能力。在这些结构性条件改善之前,社会工作作为在场的专业力量,能够为留守老人提供即时性、情感性与支持性的服务,缓解其养老困境,维护其生活尊严。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开展长期跟踪的实证研究,通过量化评估验证不同介入模式的实际效果,持续优化适配不同类型空心村的差异化介入方案。

参考文献

- [1] 刘彦随,刘玉,翟荣新.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及整治实践[J].地理学报,2009,64(10):1193-1202.
- [2] 龙花楼,李裕瑞,刘彦随.中国空心化村庄演化特征及其动力机制[J].地理学报,2009,64(10):1203-1213.
- [3] 周祝平.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及其挑战[J].人口研究,2008(2):45-52.
- [4] 杜鹏,丁志宏,李全棉,等.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4,28(6):44-52.
- [5] 叶敬忠,贺聪志.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经济供养的影响研究[J].人口研究,2009,33(4):44-53.
- [6] 贺聪志,叶敬忠.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生活照料的影响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0,31(3):46-53,111.
- [7] 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J].江海学刊,2008(4):108-113,239.
- [8] 顾冬冬,毕洁颖.农村留守老人精神需求“扶贫”:理论阐释、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J].当代经济管理,2025,47(4):43-53.
- [9] Cobb, S. (1976) Social Support as a Moderator of Life Stres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38**, 300-314.
<https://doi.org/10.1097/00006842-197609000-00003>
- [10] House, J.S. (1981) *Work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Addison-Wesley.
- [11] 董梅艳.社会支持视角下农村空巢老人养老困境的研究[J].黑龙江粮食,2022(6):120-122.
- [12] 代丽虹.农村老年人自我养老及其社会支持研究:基于对M村、Y村的分析[D]:[硕士学位论文].昆明:云南大学,2018.
- [13] 王思斌.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综合性及其发展——兼论“大农村社会工作”[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3):5-13.
- [14] 张和清.农村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 [15] 贺雪峰.互助养老:中国农村养老的出路[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5):1-8.